

## 图片新闻

## 瑞典钱币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



■法轮功学员在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展示法轮功功法

【明慧网】位于瑞典皇宫和国会之间的钱币广场，是瑞典各界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必经之地，这里是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地段。瑞典法轮功学员常常每个周末都在这里举行停止迫害法轮功、反迫害的征签活动。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午，学员们像往常一样，竖起“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向匆匆过往的行人传播中共造谣、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同时向世人曝光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

## 鹤岗市法轮功学员范龙胜再遭绑架

【明慧网】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范龙胜，男，三十多岁，他曾三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遭酷刑折磨。

范龙胜以前身体十分虚弱，经常感冒发烧，一遇到流行性感冒就得打针吃药。他的胃病发作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还患有神经衰弱，被病痛折磨的滋味很不好受。那时他经常感到莫名的怕，当恐惧袭来时就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怕，自己也说不出原因，就是怕。他自己都困惑，他为人老实，从没有做过坏事，更没做亏心事，到底怕什么呢？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胃病、神经衰弱都好了，那种莫名的怕也消失了。他刚刚看书就出现一个奇迹：无病一身轻。他当时还没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师父就给他净化了身体，没有病痛的感觉，身心愉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殊胜。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做运动。二零零零年的腊月二十八，范龙胜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公道话，在北京信访办门口，被鹤岗市去北京劫持法轮功学员的鹤岗市工人村派出所所长等警察绑架，劫持到鹤岗第二看守所。当时正是寒冬腊月，看守所狱

警指使犯人从范龙胜的头顶浇凉水，冻的范龙胜浑身颤抖，不停的哆嗦，可是犯人还在不停的用水管子里的冷水浇他的全身。范龙胜还被逼从早到晚码坐，一直坐到深夜十一点。这次范龙胜被非法关押迫害了八个月。

二零一二年秋，范龙胜到萝北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萝北国保大队警察等人绑架，国保大队长用拳头暴打范龙胜的脸和头部。后来警察将他劫持到绥化劳教所，因他身体被迫害的非常虚弱，被转到监狱医院，医院说他心律不齐，身体极度虚弱，拒收。警察只好放范龙胜回家。在范龙胜被非法关押的十几天期间，他患病的母亲一次次去萝北县公安局要人，整夜睡不着觉，病情加重，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离开人世。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范龙胜在建三江被国保大队刘波等人绑架，在建三江拘留所，刘波等人对他刑讯逼供，刘波狠狠踹他的脸，扇他耳光，范龙胜被毒打的耳朵嗡嗡响。后来省里来了三个人，用酷刑折磨范龙胜，把他两脚套在铁椅子上，胳膊用绳子捆在铁椅子上，捆的紧紧的，一动不能动。警察将芥末（又称辣根）

用水稀释，吸到注射器里，从范龙胜鼻孔往里灌，这伙人按住他的头，灌了三次，范龙胜被迫害的鼻涕、眼泪一起流，十分痛苦，憋闷的几乎窒息而死，这些人才住手。这次灌辣根迫害对范龙胜身体损伤极大，在魔窟的三个多月里，他夜里睡觉时常常被憋醒，半夜憋的喘不上气儿来。范龙胜在建三江拘留所被关押十五天后，又被劫持到看守所关押。在那里被逼码坐到晚上九点，狱警故意只给一点点食物，经常饥肠辘辘。范龙胜被迫绝食，遭野蛮灌食，狱医往他鼻孔插皮管子，直插至他的鼻子淌血才住手。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一日，建三江法院非法庭审范龙胜，开庭时给范龙胜戴手铐和脚镣。北京律师为他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法院人员和公诉人都没有提出异议。然而之后，建三江法院刑庭王姓庭长和看守所所长迫使范龙胜辞退律师。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建三江法院所谓二次开庭，十几分钟后草草收场。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范龙胜被建三江警察伙同鹤岗新一派出所警察再次绑架走，现情况不明。此时范龙胜父亲正在病中。

## 中共两高的司法解释是反人类罪的罪证

【明慧网】2017年初，在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宣布“向司法独立亮剑”之后，中共的两高出台了新的解释。这个解释超越了两高的权力界限，按照中国的法律，违法、违宪，破坏中国的法律实施；而按照普世的价值看，则是典型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行。

纵观历史，独裁政权为了实施独裁者的变态意志而又掩人耳目，总是热衷于借助法律的名义实行犯罪。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司法，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德国法学教授英戈·穆勒在1980年代末出版了《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以翔实的司法档案史料全面深入揭示了纳粹时期司法系统助纣为虐的各种暴行。

“纳粹化的司法官员们早已以令人惊异的自觉和‘独立’的姿态——独立于宪法原则之外，独立于法律之外——蝇集于纳粹主义的旗帜下，背弃司法独立，像弥散的毒瘤一般，吞噬了一个正常司法体系只遵从于法律的司法自主意志。”

“法院成了政治的附庸”，英戈·穆勒如是说。应该说，法院成了



独裁者的附庸、工具，或是仆从和鹰犬。“当法官娴熟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肆意妄为，颠倒黑白，为自己的行为背书时，他们也就从被动变主动，从非法治的受害者变为了加害者。作为法官，绕开法的目的性和正义，仅把自己作为纳粹政策的工具，就是纳粹德国法官以法乱法群像的最好例证”。

电影《纽伦堡审判》中受审法官简宁最后的内心独白：“我们虽然不是纳粹，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比纳粹更恶劣，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正在干什么，却仍然选择为虎作伥。”

与纳粹的司法相比，中共司法的堕落更加恣意与无所顾忌，从1999年开始，积极迎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违背中国现行宪法、法律的规定，

通过司法解释的名义枉法迫害。中国宪法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1999年，在江泽民的权力淫威之下，两高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政策，通过内部通知和两个解释，枉法陷害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制造了上千万冤案。使得整个中国的司法体系沦为江泽民权力意志的工具和奴仆，颠倒黑白，恣意妄为。而今，在2015年大陆民众和法轮功学员20多万人向中国的最高院和最高检控告了江泽民的诸多罪行，通过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全国各级司法人员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但是，控制了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江泽民的余党，依然不知悔改，又通过了新的所谓司法解释，企图操控整个司法体系进一步犯罪。

中共即将解体，江泽民犯罪集团即将覆灭，中共最高司法机构的司法解释，就是其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确凿罪证。◇



## 患肝癌的表哥恢复健康

【明慧网】生命到了最后时刻的他，非常幸运的听到了真相，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之后，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这个故事发生在六年前，我北京的一个表哥突然得了肝癌，确诊时已是中晚期。这意味着他的事业将会完结，他的生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结束！我们全家人都为他着急和惋惜。我萌生一念：去北京给表哥讲真相、做三退，去救他！表哥已经在北京一家比较好的医院接受了治疗。我想这样也好，先去医院治疗，将来也好有个对比。

医院对表哥的治疗方案就是放、化疗。一个疗程下来，人就象脱了一层皮，几个疗程下来了，表哥整个人

都走了样！一百多公斤的体重降到了七十多公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力不支，情绪已到冰点。医院也束手无策了，只能让病人回家静养。表哥感觉不好，就叫我们全家去北京与他见上最后一面。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要我去救他。

我带上真相资料和一些光盘与家人一同去了北京。当时表哥强撑着身体到路口迎接我们，可谁都没认出他来：原本一米八七的个儿头、那么健壮的表哥，此时已被病魔摧残的面目皆非，蜷缩着身体，面色土灰，两眼无神，视觉高度只有一米七左右，象个活死人，使人看了不寒而栗。

表哥很高兴我们的到来，我们聊了很多他的情况。我给他讲大法真

相，他听的很认真，也提了一些问题，他表示相信大法，相信我告诉他的一切，并且做了三退。

从那以后，表哥一天天的好起来，人也胖了，精神了，半月后复查，医生都惊讶问他做了什么特殊治疗？一年后，表哥来探望我父母，这时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健康。

我俩又长谈了一次，我告诉他：永远记住是大法师慈悲的救了你，要知道感恩，去告诉世人大法的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证实法！他也告诉我，跟朋友聚会或与人聊天时，都借机讲述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

六年过去了，表哥生活得很幸福，身体非常健康！他信大法得到了福报！◇